

孝

經

大

全

孝經大全卷之二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

惡去聲復稱子曰者蓋言甫竟而又更端是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間而更言之非引語也

後倣此

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
反慢者敬之友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
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推敬親之心以
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

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

者兢業小心之極也

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

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

恐嫌爲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

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

沈宏云親結心爲愛崇恪表迹爲敬劉

炫云愛惡結心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

隱惜而結心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

曰愛敬各有心迹烝烝至惜是爲愛心溫

清搔摩是爲愛迹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拜

伏擎跪是爲敬迹○羅氏汝芳曰子不思

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

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

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焉疼痛覺焉卽滿腔

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
清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虞氏淳熙

曰凡人愛惜父母之身便不敢嫌惡衆人
與我同受之身尊敬父母之身便不敢輕
慢衆人與我同受之身原來我與人不曾
有這身來完全是天地父母的所以立起
萬物一體之身連四海百姓都不惡他慢
他直至親民然後是愛敬的盡處到盡處
時人人學做孝子人人都無惡心此事非
天子不能那正是義謂不敢惡於人不
敢慢於人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
愛敬不敢慢惡其親繼祖按此似後一層
事於不敢
字不切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爲天

之子指有天下者言

表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虞夏

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爲天子也○白虎通曰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

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

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曰天子

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

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

尚書曰天子作民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

父母以爲天下王

所視倣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

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

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

爲儀刑

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
伊訓曰唯我商王立愛唯親立敬唯長始
於家邦終於四海○孔氏穎達曰孝經天
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立愛唯親立敬唯
長卽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
者不敢慢於人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卽孝
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
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
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
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
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
似○董鼎曰天子者天下之表也上行
則下效之君好之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
敬其親者如此則民從之天子所以愛

其親者亦莫敢不至况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敬
兄本人心天理之固有天子亦因其所固
有而利導之耳安有感之而不應倡之而
不和者○王氏良知保身論曰明哲者
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
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
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身則不
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
人不惡我能愛身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
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
人不慢我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天下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
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此仁也所謂
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經曰愛敬盡
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
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詞有

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畧言之爾故下

必引書以明之

按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便樂也孝

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畧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鄭註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子之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方氏學漸曰愛親者必愛身愛身者必愛天下敢有惡於人乎敬親者必敬身敬身者必敬天下敢有慢於人乎我無所惡於人人亦無所慢於我愛敬始於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無弗愛且敬焉合天下之愛敬歸之於吾親是爲大孝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卽呂刑尚書篇名

邢昺正義曰甫刑卽尚書呂刑禮記

緇衣篇孔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爲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爲甫侯故稱甫刑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一人謂

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爲兆

陶氏潛曰高宗宅憂亮陰三祀鄭玄註引孝經云言不文也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蓋孝經所謂喪三年而通於神明也三年不言德教大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虞氏淳熙曰孔子引尚書呂刑謂天子一人法舜之考不敢輕易用刑便有祿位名壽諸般喜慶的事一人既有喜慶的事兆民都受一人福蔭家家

和睦箇箇無怨與我前說天子盡孝百姓
都孝的說話一箇道理○朱鴻曰天子能
愛敬其親而不敢慢惡於人卽一人有慶
也德教遠被四海典型卽兆民賴之也

○鈞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

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

準也

按鈞滄子元隱士失其名著孝經管
見以孝治天下立論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起是經自序曰二帝三王之建極
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
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由是出舍
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又曰齊栗底豫而
風動四方視膳三朝而汝墳遵化善述善
繼而四海永清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
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
端而治化美自生民以來無改也○丘氏

濟曰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紀之任
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
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則在乎愛敬
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之人無
不能愛能敬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
之也○祺按五等之孝惟天子足以刑四
海而諸侯以下漸有差焉夫子之意蓋有
重焉者以是知孝經乃孔子所以繼帝王
而開萬世之治統者非
沾沾於家庭定省間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

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

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之意

今文古文

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
無也字今文爲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

長平聲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

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

富足也溢汎濫也

鄭氏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

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五代博士馬縞曰孝經云制節謹度唐節制皆從太府寺

唯三禮定之由編言蓋亦準孝經制器矣

○王氏守仁訓諸弟曰今人病痛大段只

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
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
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傲之反爲謙謙字
便是對症之藥謙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
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
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
是允恭克讓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
溫恭允塞也

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者易以危
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

溢有如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

滿不溢

邢昺正義曰諸侯在一國臣人之
上其位高矣高者危懼若能不以

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于傾危積一
國之賦稅其府庫克滿矣若制立節限慎

守法度則雖克滿而不至盈溢滿謂克實
溢謂奢侈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
自來言諸侯貴爲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
財故宜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
戒之也
出草廬吳氏曰諸侯在臣民之上能不自
驕雖高不危則不以陵傲召禍而致卑
替制財用之節能謹侯度雖滿不溢則不
以僭侈費財而致虛耗○方氏學漸口居
上不驕非以爲貴也制節謹度非以爲富
也諸侯之道宜爾也而可以長守其富貴
故若不患祿位之不
永而患吾道之不修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

人蓋諸侯之孝也

離去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

按韓詩外

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苴以白苴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爲社明受于天子也社卽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爲稷五穀之長亦爲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橫渠張子曰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德爾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按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爲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白虎通曰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

也。侯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于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莠也。莠，莠也。莠，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吳氏曰：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濫，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

社稷而民人和悅。

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卽府史。

之徒故言民人明達近皆和悅也。或曰：民是無位者，人是有位者。○班氏固曰：孝經云：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此蓋以和召和。蓋諸侯之孝有終始，盛德通靈之一驗也。

當如是也

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能不危溢是榮其

先祖也

董鼎曰諸侯自始封之君受命

于天子而有民人有社稷以傳之子孫所

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豈易得之則

爲諸侯之先公者其身雖沒其心猶願有

賢子孫世世守之而不失也爲其子孫者

果若循理奉法足以長守其富貴則能保

先公之社稷和先公之民人矣諸侯之所

以爲孝者莫大于此如其不念先公積累

之艱勤恣爲驕奢至於危溢以失其富貴

而不能保其社稷民人則不孝莫甚焉此

諸侯所

當戒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

淵恐墜履水恐陷

按耶居正義恐墜謂如入深淵不可復出恐陷

謂沒在水下不可拯濟

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

虞氏

淳熙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子引小雅小旻之詩說道做諸侯的長戰戰的恐懼兢兢的戒謹恰似在深水邊頭立生怕跌下去恰似在薄冰見上行生怕陷下去這般謹慎方得免患可見這富貴這社稷這人民不是安逸受享的物事就如深水薄冰無有二樣倘或一些差池求生不得所以諸侯必須不驕不侈然後爲孝我說山高要墜水滿要翻與詩說深水薄冰有何分別○或曰此孝子保身之法獨以證諸侯之孝者以諸侯易於驕侈也○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

○謹按此詩是傳孝

忽此人之常情也

心法乃曾子平生着力處後當有疾口詠
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簣之夕必曰吾得正
而斃焉得力于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
傳爲得其宗焉薛氏瑄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
子之守身不可不謹○虞氏淳熙曰按此
詩之旨是全孝心法後來曾子曰詠此詩
親傳弟子不但諸侯可行也○郭氏子章
曰劉中壘較定孝經已傳于禮朱子始刪
詩爲經餘改爲傳子章謂戰戰兢兢一詩
實孝經大旨不觀曾子易簣語乎啓子足
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也
謂平生戰兢至疾革始免卽仁以爲已任
死而後已也由此言之詩未可遽刪也○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執燭童子曰華而晚大夫之贊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甲終不類道○又曰曾子易贊之際志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右第三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三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孝經大全卷之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德行之行去聲
上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

制章服各有品秩

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尚
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

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

尊卑采章各異○按尚書益

稷篇舜命禹曰

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孔傳曰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

自龍袞而下至黼

孝經大全卷之三

一

黻大夫服藻火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
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大畫之
爲陽也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
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爲陰也日月星辰取
照臨於下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謂雉
取耿介而文宗彝虎雖取其孝也藻取其
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能養黼取斷割黻
取背惡鄉善皆爲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
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大夫藻火粉米
三章也○周制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
極也按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
章也鄭注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
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
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

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表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驚畫以雉謂平蟲也其衣三章裳
二章凡五也絺次粉木無畫也其衣一章
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是以謂玄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按司
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于男之服自毳冕而下于
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于士之服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則周曰公侯伯子法言法
男其服之章數與古之象服頗異

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

語曰服奇者志淫春秋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

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

非法服而

服之是僭上偪下

邢昺正義曰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

下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僭同偏迫於下也禮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薛氏瑄曰古人之冠

韞冒皆所以嚴其外面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

者非法言是妄言也

武王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听口哉

口○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薛氏瑄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難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易曰修詞言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必言謹則氣定心一氣要顯一心要顯一又曰進德則言自簡○蔡氏清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大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爾夫未自多言而不

妄者也。○又曰：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今率然隻語，達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一曹氏端目，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尤氏時熙曰：言語務在簡，然不得已而言，亦不可多養。非德行是僞行也。心養氣之功，今在此。非德行是僞行也。禮記：王制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辨，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蘇老泉辨姦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豈才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鄒氏元標曰：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于經常之外，游情溟滓，脫畧名教，自以爲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亂常拂經者是。

曰邪惡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

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禮按卿大夫所居之位蓋輔翼人主秉持

世教以爲斯民標的者也衣冠言動之際不敢不謹如此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

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

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

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摺

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

正義

曰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過見遠由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謫辱斯及故首章一叙不敗而再叙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

草廬

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故首服次言次行然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以服明白易見不必更申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王氏時槐曰儒者律身行已自有法度一念不敢妄萌一言不敢妄出一事不敢妄

爲子臣弟友必盡其分務期俯仰無愧此躬行實際也彼恣高談薄踐履甚者敦倫傷教其謂妙道在形跡之外此說倡人欲橫流矣○呂氏樸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喚作一箇聖賢的肢體方是孝順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

按古者宗廟之制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卿與大夫同○又按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寢之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上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之文大抵上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或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
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
理自然如此○或問今上庶人家亦祭三
代却是違禮朱子曰雖祭一代那無廟亦
不可謂之俗古所謂廟體而甚大皆其門
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吳氏
曰古之大人元上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
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
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
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他國而不復然
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卿
士之家所以與國戚休而無時或替也卿
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按卿大夫謂王朝
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
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正義曰次

諸侯之貴者卿大夫說文卿章也白虎通
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
言大夫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
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
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爲卿與大夫
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按卿大夫
位以材進者毛詩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
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
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
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
以材進也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

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之

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

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皇侃云初陳教本故
舉三事服在身外可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賁反

見不假多戒言行出於內府難明必須備言至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也○援神契云卿大人行孝曰絜蓋以聲譽爲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

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

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

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虞氏淳熙曰仲山甫修其威儀

爲王喉舌早晚小心翼翼式於古訓不敢懈惰專心以事君王其明哲保身不辱父母之道在此○按衣服言行與詩中威儀喉舌相合法先王與詩中古訓是式相合

守宗廟與詩中明哲保身相合○上天經
常不易之法傳與天子天子口代天言身
代天事五服之錫亦代天命而彰有德完
全是天就君臣父子之分論又完全是父
孝順天子便是孝順天地孝順
父母故立身保宗全在於此

右第四章

今文古文俱同今
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言愛敬其父而藉
以愛母敬君皆同也母非不敬以愛爲

君非不愛以敬爲主

董鼎曰取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

于愛父雖未嘗不敬也而以愛爲主以父

主義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

敬君則同于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兼愛

以敬爲主以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而然非有

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劉氏獻曰

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或曰人必有本父者生之本也愛與敬父兼之

所以致隆於

一本故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

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

無違

薛氏瑄曰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

事君則盡心無隱爲忠移敬事長則循理無違爲順士初離膝下方

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

孝以事君則爲忠矣

正義曰入仕本欲安

安親之心則爲忠也若用貪榮貴也若用忠也○嚴植之曰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橫渠張子曰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虞氏淳熙曰愛敬二字愛之極便是敬敬之立原于愛敬兼得愛愛兼不得敬事君敬同于父亦應愛同于父故取父子之愛事君就喚做不忍欺君之忠取父子之敬事君就喚做不敢慢君之順總來孝君君時連着孝親孝親時

連着孝君原
無二道也
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

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正義

曰不言弟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
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
義同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
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一維祺按
以敬之敬卽承上敬同取敬之敬蓋以敬
父之敬事其長也言敬父而敬兄之敬在
其中矣正義
之解非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
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
正義曰
次卿大

夫者士也說文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
惟一答十爲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
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
辯然不然謂之士○按士有上士中士下
士一命爲下士再命爲中士三命爲上士
○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
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于諸侯之士
○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
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
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
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
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惟士無田
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正義曰謂能盡忠順
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
謂爵位廣雅曰位蒞也蒞下爲位○祭者

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皇侃云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士初得祿位故兩言之○呂氏本中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按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爲重也庶人則薦而不祭○章氏懋曰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歎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于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援神契云士行

孝曰究以明審爲義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夙音宿寐密反忝他點反

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

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虞氏淳熙

曰引小雅小宛之詩言人生有如鶻鵲一
身首尾相顧乃得全生又有如螺螄兩個
形體相負乃得化生父母生我不必言凡
全我化我之人皆有生我之恩當得早朝
起來夜裡睡去戰戰兢兢無忝所生方是
孝子○黃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
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
枕寒則以身溫席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
位恭勤寵祿榮親陶氏潛曰可謂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者也○薛氏瑄曰因讀朱

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
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
爲一事之惡
以忝先人

右第五章

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
位爲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孝經大全卷之三終

孝經大全卷之四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

庶人之孝也

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

爾雅釋天云春爲發生夏爲長毓秋爲收飲冬爲安寧安寧卽閉藏之義也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割冬藏則入廩也分別

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

按周禮大

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

視此五土之高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梁雍州其穀宜黍稷之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

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

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

不敢奢侈

鄭氏曰身恭謹則遠耻辱用節省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

不闕○禮曰食節事時又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以此養其父

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

董氏曰衣食既足又必謹其身

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于刑戮侈用則傷財而

不免于饑寒常以此爲心則所以養其父
母者不徒養口體有餘而養志亦無不足
○凡庶人及未受命爲士者旣不得以事
君所事者惟父母而已故以養父母爲孝
○存古篇曰凡有綿帛父母未衣不忍先
着體凡有美饌父母未嘗不忍先入口此
孝子之用心也○又曰世人慳吝雖父母
之養不肯盡心或有兄弟互相推諉至令
父母凍餓或富而力能養者在父母前多
粗率無狀求其敬且和者百無二三也嗚
呼孝道之失久矣 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

正義

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
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謂之庶人也嚴
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
皆爲庶人○或曰學爲士而未仕與農工
商賈之屬皆是○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
畜以畜養爲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

而養其親也○統觀夫子條陳五等之孝於庶人始以養父母言則孝之大指自可喻○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証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

此而不必引詩矣

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

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或曰孔子言天子至士之孝還不敢決定須着一蓋字又要引詩引書作証據惟此一節是爾見我

聞的又何必疑他○西山真氏作庶人章
解曰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
收歛豆麥黍米桑麻蔬果宜及時用功淺
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
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畝宜粟
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分地之利既
能如此又要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
生宜自愛恤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
忍莫要關閤得休且休莫與詞訟入孝出
弟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當須
愛惜食足充且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
奢華莫喜飲酒飲酒失事莫喜賭博賭博
壞家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遊莫看
百戲凡人皆妄費便生出許多事端既不
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
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
給父母能是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
母此庶人之孝也○司馬溫公著古文擇

經指解一日省墓止餘慶寺有父老五六輩獻粟米菜蔬復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爲鄉里之訓光欣然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

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

儆切矣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

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草廬吳氏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

親孝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則謂之文之甚則天

也不能保其親立身則謂之文之甚則天

子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夫不能保其家士庶人不能保其身也○

或曰此通結上文以重致戒勉之意孝之

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無終始謂不

能事親立身則禍患鮮有不及之者理勢

之必然也○又曰夫子既條陳五孝之用

而具言孝道之極至則天子可以刑四海

諸侯可以保社稷卿大夫可以保宗廟

士可以守祭祀庶人可以養父母其必至

之微有如此者聞者亦宜有以自勸矣然

循恐其信道之不篤用力之不果而反以
吾言之行與不行爲無所損益於是又有
以警戒之○維祺按邢昺註疏及近世儒
者解孝無終始謂孝無內無外無久無暫
何嘗有終始因心愛日豈患不及其論亦
通第反覆上下文義終始原與第一章孝
之始孝之終始於事親終於立身相應而
患不及作禍患之患亦與下災害禍亂五
刑大亂等語相合更爲嚴切令人悚然起
畏○又按孝經大學皆孔子格言而曾子
與其門人筆記之故二書相爲表裏今觀
孝經結云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與大學結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兩段氣脉文義皆酷相似後
復反覆發明極其廣大精微真天下萬世
興道致治之本而大學久頒學官獨此經
以淺近擯之祖龍煥
姻金陵揚灰惜哉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

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末總結

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

連屬脉絡通貫至矣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

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已下四守今文爲庶人章○朱子曰此一

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記之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

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又曰經之首統論孝

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

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

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以爲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今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維祺按孝經大學大意思相同而文體稍異大學首爲經其餘皆曾子以已意釋經各有次第故有所謂誠其意所謂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起語也孝經則仲尼曾子以次問答引伸觸類以極言孝道之大觀甚哉孝之大也敢問聖人之德若夫慈愛恭敬等章語氣相承結上起下卽有推廣脉絡亦自貫串非雜引孔子之言以解經也不然曾子若以傳解經何無一語自解而全引孔子之言且旣云傳矣如諫爭喪親等章又不解經而別發一義於傳

何居○又按孝經本孔魯一時問答之語或問以子曰字則記者見孔魯客問之外有更端以告者又有問歎而復告者故皆以子曰起之而意則未始不相貫也○又按孝經之引詩書者蓋聖人之言春容不迫令人有餘味語若有間而意更親切如大學中庸凡意所不盡多引詩書孟子亦多用此體正使人詠歎反覆意味深長未嘗有所分斷間隔也○又按分章自劉向始非經文之舊題名則皇侃等所加也但以卷帙之多而分之又加題名便於識記如詩關雎幾章章幾句未嘗不分章也中庸右第幾章亦非子思之舊分章固無害也但題名如後章三○聖治紀孝行應感等章俱欠典切且此章雖明庶人之孝而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段乃總

結之與庶人章無涉亦總題庶人章則非也故皆刪之○草廬吳氏曰古文居上有閒字按許慎說文所引古文無之待下有坐字按居卽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竝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先王上有參字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蓋天子之孝所以長守貴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蓋卿大夫之孝蓋士之孝此庶人之孝九句之末竝無也字祿位作爵祿分地作因地故自天子下有已下字依大學經文例亦不應有凡此疑皆僞稱得古文者妄增減改易以異於今文故今所定悉從今文○維祺按草廬固斥古文之僞從今文矣乃分經列傳又頗駁朱子刊誤之說

中亦多所更定張恒謂草廬授子文
讀之文謂先生整齊諸說附入已見
不欲出以示人豈
亦有所未安與

孝經大全卷之四

終

孝經大全卷之五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甚哉孝之入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

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
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
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
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
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

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

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

延氏篤曰人之有孝

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

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

行也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河間獻王問

董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

對曰天有五行春木主生夏火主長季夏

土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成是故父之所

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

養其子成之凡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

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

此之謂也王曰善願聞地之義對曰風雨

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

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

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

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春秋繁露

曰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士士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邢昺正義曰經常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人之百行莫先於孝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也孝爲百行之首是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隰分別土地而爲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貴法則於天地○虞氏淳熙曰孝在混沌之中生出天來天就是這箇道理生出地來地就是這箇道理生出人來人就是這箇道理因他常明喚作天經因他常利喚作地義因他常順喚作民行○董鼎曰天以陽生物父道也地以順承天母道也天以生覆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爲宜故曰義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性如子之肖象父母也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慈愛恭順

卽所以爲孝。○朱鴻曰：孝之爲道，在天爲常，經一定而不可易；在地爲大義，裁制而得其宜，在民爲懿行。五。○西山真氏曰：人常由之而爲德之本。

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

無大小之間。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

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慈湖楊氏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本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卽事君事長之道，卽慈幼之道，卽應事接物之道，卽鬼神之道。○曹氏端曰：日月四時之道，卽鬼神之道。○曹氏端曰：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又曰：人生天地間，上戴天下履，地參兩

問而立者不能以忠
孝立身非大丈夫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

治去聲

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
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
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
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
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

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

之神如此

邢昺正義曰天有常明謂日月星辰辰明臨于下紀于四時人事

則之以風典夜寐無忤所生地有常利謂山川原隰動植物產人事因之以晨蓋夕

膳色養無違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爲孝行者

○慈湖楊氏曰民

自膝下嬉嬉皆知愛親愛其親之心曰孝

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

按慈湖云

孔子謂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
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
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
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自膝下嬉嬉
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
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

之而無體川之而不可既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不息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化生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謹按上言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

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

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經常

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

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正義

曰上言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者爲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分而言之則爲義合而言之則爲常也○草廬吳氏曰孝者天地之理民效法而行

之既分言天經地義又總言天地之經則義在其中矣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

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
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
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
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
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
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
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
可以化民也

正義曰先王見因天地之常
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

化下故須身行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
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是陳說德義

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先王
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
德而不爭競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
迹則人被其教自和睦也又示之以好者
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知國有
禁也○又曰君行博愛之道則人化之無
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之愛敬盡于事
親德教加于百姓是也易稱君子進德修
業論語義以爲質左傳趙衰薦卻縠說禮
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美則
也德義利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
是天子所重爲羣情所慕則人起發心志
而效行之祺按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
因引詩添出非本旨也○鄉飲酒義先禮
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言君身先行
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貪也○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
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

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
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
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
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禮記
樂由中山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
謂跡見于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
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簡之簡之謂約
束也言心跡不違于禮樂則人自當和睦
也祺按尊之以禮樂謂內外交養非禮偏
外樂偏內也○虞氏淳熙曰先王把愛父
愛母極大的愛來順天下天下人自然不
忍遺棄二親就將此仁愛之所統喚做德
義的與他陳說一番衆人便都全修百行
矣先把這敬父敬母的敬讓來順天下天
下人自然不敢好勇鬪狠就將此敬讓之
節文喚做禮樂的與他開導一番衆人却
都和順親睦矣又將禮樂之精喚做禮

的與他披露一番衆人便都怕犯禁令矣
曰博愛曰德義曰敬讓曰禮樂曰好惡乃
先王之教也曰莫遺親曰興行曰不爭曰
和睦曰知禁乃先王之化民也○韓氏邦
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
引詩小雅節南山
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

虞氏淳熙曰孔

子引節南山之詩謂尹氏不過太師其威
光赫然百姓尚且瞻望正謂人君挽回天
意俾民不迷尚且預于師尹何況明明天
子四海具瞻可不立教以化民乎倘若有
疑當取此詩爲證○維祺按學者多疑此
章不知此章與天子之孝互相發明亦可
作註解先王天子也教德教也博愛敬讓
者愛敬盡于事親也德義三者皆德教也
先之陳之導之示之加于百姓也民莫遺
其親之五者刑于四海也引詩之師尹者

况一人也民兆民也其瞻者賴之也○按鄭氏註義取大臣助君行化邢氏註謂君臣同體相須而成殊非維祺按大學平天下章亦引此詩朱子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又曰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川廣

董子曰夫萬民之從利猶水之趨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胡氏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習

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亦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丘氏濬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也○鄒氏元標曰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心動神洽聖人覺世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入也常易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

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

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

天之經三句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按朱子謂此章釋以順天下○

又曰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維祺按朱子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已悖蓋經文本意謂先玉真見身先之教可以化民是故必以身先之也是因其以身先教民而細

其真見有如此也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也朱子以而後二字易先之二字經固言先之未嘗言而後也○又按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蓋承上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之教上文兼言政教此獨言教者卽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蓋謂政不如教也教卽孝之教溫公自不必改教爲孝至先之以博愛十語文語精整先之以博愛與博施濟衆不同蓋卽篤於親之義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義在後一層於立愛惟親之序未嘗悖謬也○或問博愛與博施濟衆何爲不同曰博字亦無異但此謂博愛其親彼謂博施於衆且子貢所云博施濟衆亦不差但要博施又要能濟衆若必以此爲仁則求仁太遠太難是子貢欲在遠處做孔子教以

近處做又教以方如要廣治人病須有良方始施得博濟得衆非謂博施濟衆爲非是也○或問博愛之義曰博猶竭也篤也無方也巧變也不置也純也聚也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君子篤於親禮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孝子惟巧變詩孝子不置左傳穎考叔純孝也張子聚百順以事親皆博愛之義也謂博愛其親非博愛民也○又曰博盡也致也備也本經自明不必他求愛敬盡於事親博愛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博愛也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博愛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合始中終而言亦博之義也然曰先之以曰而民便有不敢惡於人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意思在其中。○或問謂博愛爲博愛其親有據乎。曰按說文博大通也。又廣韻亦曰大也。通也。據本經文有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其大也至矣。又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無所不通。其通也至矣。大而通其博愛也。至矣。故博愛爲博愛。其親無疑也。○或問近儒解博愛作博愛其民。子獨言博愛其親。何以知其然也。曰以理揆之。則知之耳。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謂博愛其民。是不先之以親親而先之以仁民也。於理通不去。○又曰以經文證之。則知之耳。本句經文先之以博愛。若謂博愛其民。是後一層事。不應言先於本句。經文通不去。前章經文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若謂博愛其民。是愛敬先

加於百姓而遂刑於四海於前章經
文通不去後章經文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者謂之悖德若謂博愛其民經
不應自相矛盾而一則曰先之一則
曰悖德也於後章經文通不去○或
問凡經文有疑者作何解曰於理不
可通者意見也於經不可通者信傳
之過也是故以意見解經不如以理
解經以傳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聖人
之言千變萬化一以貫之只是個理
要虛心體
認始得

孝經大全卷之五

終